



小说月报

原创长篇小说丛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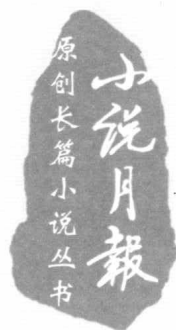
爹和娘的海

张同义 著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

爹和娘的海

张同义 著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第一章

1

黄大从冰窖回来,才知道娘叫洋人好了。

黄大的冰窖在大沽炮台脚下,在白河的河汊。河汊像裤脚,一脚伸向白河,一脚伸向大海。炮台像男人裆下的卵子,凸着,圆圆的,热烘烘地饱满。

黄大从冰窖出来,一时间,老了上百岁,像一棵朽了的枯树,白怏怏地僵着哩。

黄大恍惚记得,日光一蹿一蹿,蹿出海面,蹿到三丈船桅的时候,海上一通炮响,放出一团一团的火球。火球在日光下,绛紫血红地飞。火球落地,东也爆炸,西也起火。林子、芦苇、黄蓂、蒿草一眨眼由绿变黄,由黄变黑。一世界乌鸦、麻雀、飞鸟把大沽口上空遮黑了。

黄大闹不明白,光天化日咋响炮呢?黄大从小没离开过大沽口,天外的事情他咋能想到呢?

咸丰六年。美、英、法三国发出修约照会,企图修改《南京条约》,遭到清政府拒绝。英军开始行动,3天之内连占虎门各炮台,接着攻陷了广州城。

咸丰八年,三国公使决定集结军舰,北上天津。

4月中旬抵达白河口,照会清政府,限6日内派全权大臣谈

判。直隶总督谭廷襄奉旨斡旋。

5月20日,英法联军舰队向大沽口炮台开炮,气焰嚣张,叫嚣要踏平大沽口炮台,打进北京城。

黄大记得,第一颗炮弹,悠地一声,从冰窖上空飞过,就有一团火球落在了冰窖的洞口。

火球翻花滚浪,掀飞了冰窖洞口的半块草帘子,草帘子的三股麻绳像爆竹的引线,哧溜哧溜就燃着了,火星子成串,遥遥地蹿上天,就有了狰狞的爆裂声。

一股浓烟,裹挟一股血气,扑进冰窖,冰窖顿时黑了,伸手不见指,盲人一样的黑。

冰块上,密密麻麻落了一层灰,像五黄六月落黑雪。黄大惊奇地用手指在冰上一抹,放在鼻下闻闻,一股甜丝丝、辣丝丝焦糊的味儿,蹿到了嗓子眼儿,黄大一个喷嚏带出一个屁。

黄大惊天动地干咳了。

炮不断地响,火球不断地在冰窖上空红艳艳地绽放。火球一飞,起了风一样的唿哨。火球落地很沉,爆裂得很响,好似隆隆的雷声,嗡嗡震的耳鸣。

冰窖里一明一灭,一灭一明,像闪电,把黄大通身抹黑划亮。石子、土块欢蹦乱跳着飞进来,砸在冰上,打在脸上,黄大土头灰脸地萎缩了。

咋漫天遍野都是火球?火球咋那么大的劲头儿?火球腾空开花的时候,像生出了无数七扭八歪的手,把云彩撕得跟裂布一样,刺啦刺啦地响,又像抬腿在膝上擦烧柴,嘎巴嘎巴,一截一截把天爷的筋骨肋条擦折了。

黄大蹲在冰窖排水的水道上,抱着头,一步一步往冰窖深处蹭,就有浓烈的血气味、火药味,一股一股朝他身上扑。扑上来,拧着劲地往他的鼻子眼儿里钻,往骨头缝里扎,往脾胃里拧,拧

得黄大恹恹惶惶。

两时一刻,南北两个炮台,一下就荒了,像一阵大风刮过,把炮台掀翻,成了一堆废土。

炮台上,飘着丝丝缕缕的青烟,像清明坟茔上连绵不断的香火,南北炮台勾连的整个小镇,和小镇周遭的坑洼荒野,一时间,像亡人,绝了气息。

下晌,炮不响了。

天地才真真正正地肃静了,坟茔一样的肃静。

黄大蹭到冰窖的洞口,间或听到,从海边漫过来响动,响动杂乱,从他的头顶漫过一层又漫过一层。

黄大在冰窖洞口的缝间,看见,夕阳下,排排缕缕的洋人肩着大枪,大摇大摆,得意的哇哇地狂叫,遥遥远远地往西边漫去。

黄大听不懂叫的啥?哇啦哇啦的,像一坑的蛤蟆。有人举着白地儿红色交叉的米字旗,有人举着蓝白红三色旗,在头顶上使劲地挥舞,舞得天红一片蓝一片。还有人牛皋一样,鸣啦鸣啦地唱歌,得意洋洋地端着枪,把枪夹在裆下,屈着腿,双手像攥着卵子,滋尿一样,直对着太阳落下的方向,自由自在地喷出了血红,发出了肆无忌惮的脆响。

枪声伴着歌声,在大沽口地界悠悠扬扬。

悠扬遥远,四处便是奇妙而古怪地肃穆。

太阳丝丝缕缕抖到了西天,西边的天空失了血气,悄然成了橘黄色,像一页寡淡的草纸,薄薄的,沙沙啦啦地落到白河里,河水把橘黄一层一层地洇湿,轰轰烈烈地淹没了。

黄大悄悄地从冰窖出来,腰杆渐渐挺直,挺直了就四下瞭望,他看见了卵子一样的炮台上,立着一个黑影。

黑影朝向大海,在炮台上迎风立着,粗布白衫被海风扬起,猎猎抖动。

黑影脚下卧着一条黑狗,后腿卧地,前腿直立,痴了一样,抬头仰视着天空,眼光送得极高极远,黄大也不由得像狗一样仰望了天空。

辽阔的天空很孤寂,没有鸟儿飞翔,没有雀儿欢唱,没有云朵白絮一样团团裹裹地安详。

一阵轰隆隆的声音,在空气中嘹的响亮。白冽冽的大浪,从天的尽头涌过来,如排山倒海,激愤地拍打着炮台下的土岸。

黑影在炮台上立了一会儿,风掣般地跑下来。黑狗弯腰挺胸,起伏奔跃,随着黑影一跃一跃向前蹿。

黄大看清了,疾跑的人是没嘴的哑巴老七。

老七直着眼,漫无目的地狂跑。老七惊着魂哩!

他跑荒了野地、跑荒了炮台、跑荒了河汊,跑荒了千年亘古的岁月。失魂的幽灵在天地间飘荡,像风一样呼号。

老七跟黄大是邻里,一方土坯房,住着里外院。哑巴老七,道光二十七年阴历四月初七子时生人,十六岁,比黄大大一个时辰。

老七眨眼间,到了黄大跟前。

黑狗从老七的裆下蹿出来,死死地衔住了黄大的裤脚,拼命地拽,黄大的裤脚被裂花了。

黑狗焦躁,不停地撕扯。黄大蹲下身,捋了一下黑狗的头,叫了声黑儿。

黑儿仰脸看着黄大,眼睛血红,喉咙里发出了阵阵哀鸣。像哭。

老七一脚踢开了黑儿,来到了黄大跟前,疯子一样,哇哇狂叫。

老七哇哇地叫着,两只手不停地比比划划,一只手摸着耳垂,然后双手垂下,身体后仰,左手食指和拇指胡乱比划,比划一

阵，骤然停下。

黄大和哑巴老七，打小一块儿光屁股长大，懂老七的手势，老七的一串迅疾的手势，黄大看得懂，看懂了就啊了一声。

——娘叫洋人奸啦！

如雷轰顶，黄大眼光一下僵直了，汗从头上哗哗地往下溅。

黄大猫了腰，像一只遭撵的兔子，撒腿就往家里跑。

五黄六月，满洼的黄蓍，成片的艾草，簇簇融融蒸发着黑焦的粗气，一眼望不到边的盐碱滩，股股火药味儿，贴着地疯狂地卷。蓬蓬勃勃的马鞭子草，匍匐地上，阴险地舒展延伸，东拉西扯地布着陷阱。

黄大没跑几步，让马鞭子草绊倒了，马鞭子草纠纠缠缠地捋住黄大的脚脖子，黄大身子悬了空，脸餓了地。黄大抹了一把，热乎乎一手的血迹，黄大甩了，跃起又跑。

仇恨像肆虐的风，在他的耳际呼啸。

黑儿死死跟在黄大的身后，一蹿一跃。

黄大倒地的那一时刻间，黑儿蹿上去，奋不顾身地拱了黄大的腰。

唉！黄大真后悔，他蹬了黑儿一脚，他闹不清这一脚蹬得咋这么重，愣把黑儿蹬出了一丈远，黑儿像一团黑绒球在地上翻滚，嗷嗷叫着，翻倒在地，呜呜咽咽地不动了。

2

爹出海了。

爹出海，娘真真的有些后悔。

爹睡到半夜，下炕撒了泡尿。

草屋的尿管哗哗地响，惊醒了娘。

听着声音,娘知道爹躁。五月的天,盖夹被,娘把夹被悄悄扯到了头上,盖了脸,偷偷笑。

爹尿完尿,回到屋里,站在炕头,看见娘脸上的夹被浮浮地动,不容分说,扯了被单,伸腿进了娘的被窝儿,说,笑!

娘止了笑。

爹说,妈的!头疼!

娘上手摸了爹的头,问,疼得厉害?

爹嗯了一声。

娘问,出不了海啦?

爹说疼咋能出海?身子就往娘身上贴,摸索娘。

娘不声不响地把爹揽在怀里,哄着说,我知道你想那事,等下晚回来,我准让你欢喜。真的!

爹翻了白眼看娘,说不行!来不及啦!

咦!咋来不及啦?

爹虎了脸,说你不实在,许下人,想死人!

呸!娘打了爹的嘴,说,没良心!哪回不依你?孩子这么多,不得加点儿小心,你只图一时痛快,让我遭罪,一窝一窝像下猪。

爹黑着脸,呼呼喘粗气。

娘好言相劝,说,那事不能顶饭吃。

爹猛劲地搂了娘,一条腿骗在了娘的身上,说,比吃饭当紧,就吧唧吧唧亲了娘。娘躲闪,脸上惊恐地变了颜色,说,呸!疯呀!惊了一炕孩子!

爹软下来,趴在娘身上不动,悄悄说,上草屋。

娘又呸了一声,浅笑,说弄得不像明媒正娶,倒像是偷情养汉。

爹讪笑,说,鸡鸣狗盗一样。

娘说,是么。

俩人哧哧笑。

娘一笑，爹张狂，抬身瞭望了一炕的孩子，爹就轻轻地咳了一声，孩子们发出均匀的呼吸声，没皮没脸的爹一笑，笑得阴险，说，走！我背你。

娘的脸，竟然羞涩地红润，身子就柔软丰饶了。

爹背了娘。满满当当地背了娘。娘伏在爹的背上，两腿把爹的腰夹住，两手抓住爹的肩。爹猫腰，脚步浅显，贼一样，用头悄悄地拱开了门帘，潜行到了草屋，把娘放倒在一堆捻草上。

捻草是秋天泥房用的，放了一春一夏，经了地气，很细软，像棉。

娘仰面看爹。爹俯身，一股热气打在娘的脸上，说，我可背你哩？

娘说，你不就是想让我驮你吗？

娘的话音一落，爹欢喜得没了人样儿，紧紧搂住了娘。

大沽人家，当屋的窗下都有一铺土坯垒的大炕，没长大的孩子，都和爹娘打铺睡。

东西厢房，南北大炕，黄大睡炕头，爹娘睡炕尾。

爹的响动，惊醒了黄大。黄大醒了没动，猫在被子里，眯着眼，假装打鼾，看着爹将娘背到了草屋。

不隔音的门帘子，苦了黄大。他听到草屋里有了窸窸窣窣的草响，有了翻叠声，有了喘息声，声音时急时缓，这种奇妙的声音，让黄大合不上眼。

饱满的银月亮，从窗外投进了一束皎白的光，屋内有些夜亮。黄大睁大眼睛，望了夜亮。夜亮空洞，飘飘缈缈的。黄大听到了爹的出气声，吭吭的，牛犊子一样，听到了娘的出气声，啊啊的，像舒展的海浪。

黄大闹不清爹和娘是闹啥，他知道，男人和女人闹事，肯定

得背着人。咋闹呢？会不会像他和大桂那样闹？

鬼知道，黄大竟然想到了大桂。

大桂是杠房阉爷的老闺女，十五了。十五的闺女像开了的花，熟透的果儿，有了像模像样的身形，该鼓的鼓，该陷的陷，该圆的圆。开始招摇地撩人哩。

黄大不禁大桂撩，喜欢上了大桂。大桂眉眼好，头发也梳得好，大桂的头式是满族人的梳法，中间一条分线，从两边向后边梳，梳到脑后打一个弯，扣上一个黑木卡子，像朵花。

其实黄大恋大桂是喜欢大桂的性子，大桂性子敞亮，没心没肺，说话做事不拐弯儿，不留人面，从前胸能望到后背，像窗纸一样看着透亮。

黄大从冰窖回来，在洼地里摘朵紫花，在草垛的背阴处和大桂见面。

黄大爱看大桂闻花的样子，大桂一闻花，鼻子眼儿，就聚拢在一起，闻一会儿，陶醉得脸上通红透亮，将两根小臂交叉在胸前，腰朝下一弯，细细的眉毛飞扬起来，咯咯地笑，胸脯子乱颤，眼笑成一条缝，弯弯的，像月儿。

黄大假着草垛，晃着手里的紫花诱惑大桂，大桂见了黄大手中的紫花，一双婴儿一样的眼睛，忽地一闪，光彩地唤叫一声，呀！黄大趁大桂在他手中拿花的时候，摸了大桂的手。大桂的手温润，像绸缎。一摸大桂的手，黄大的呼吸就急促，像爹在草屋发出的声音。大桂脸就红，扬脸那么近地望着黄大，望得黄大慌乱不堪，眼皮一低，目光垂在大桂隆起的乳上，大桂的乳喧腾，热馍一样，黄大心麻乱得咚咚乱响，大口小口地咽唾沫。

他想抱大桂。

大桂好几次腻腻歪歪地想让黄大抱，身子一贴黄大，气息就出得急，像娘的声音。

黄大想把大桂往怀里揽，刚要揽大桂，突然感到大桂身上像失了火，燎烤得他四肢乱抖，他仓皇地推开了大桂。

黄大不敢，他怕揽到怀里，身子一贴，贴出孩子。万一贴出孩子，阚爷就得抽了他的筋，扒了他的皮。

黄大真是有点儿心怕。

阚爷是正宗的满族人。清初，清军驻守沽口炮台，他祖上就到了大沽口。他十六岁从先人手里，接过了二尺长、一寸宽，戏班中的梆子一样的响尺，做了四十年的杠头。

阚爷仗义，小镇上寿终正寝的老人，死于非命的乡民，富的穷的，入棺席卷，都是经过阚爷细细打理的。

阚爷人糙，干活精细，杠房的活路，枝枝节节，烂熟于心，仪仗用的开道锣、伞、扇、旗、牌、车、轿硬器齐全，尤其是那响尺，阚爷用得娴熟，尺上那二尺绒绳，一头拴着圆檀木棍，一头拴着响尺，绒绳不仅是系物，还是尺，丈量灵柩大小，门口宽窄，阚爷不用绒绳，用眼。阚爷响尺打得清脆，镇上有了丧事，只要听见阚爷的响尺乱响，远近的乡亲都会闻声聚拢。

出殡下葬，响尺为号，杠夫上肩，棺槨一起，平平稳稳地走，送葬的队伍，浩浩荡荡。

响尺在手，阚爷权重，阚爷的响尺竖打，杠夫前行，横打，杠夫换肩。倘若行进中，有人不听指挥，阚爷的响尺，当棒子，搂头就打，头破血流，不得抵抗，阚爷有威严。

小镇的人，敬着阚爷，阚爷一身的霸气。

黄大明白，疯扯扯的大桂，是阚爷的命，是轻易抱不得的哩！

黄大推开大桂，大桂身子一歪斜，细粉脸上的红颜色哗啦啦掉了一地。大桂狠狠地呸了黄大一口，柳叶眉一挑，骂道，样儿！说完失魂落魄地扬着脸，脸上有了青紫色，望着西边失落的红霞。

草房有了说话声。很细。黄大就不想大桂了，静静地听爹娘说话。

妈的！今天不出海了。

哟！别呀！黄大都这么大了，该成亲啦，到处等着钱用啊！不出海咋行？

爹说娘的算盘子精。

娘骂爹是没心没肺的货。

爹出海走的时候，不情愿，说，操！我就是给你们扛活的！

娘呸了爹一声，浅笑，说，我才是糟践的老妈子！

爹打鱼，悠悠地出了沽口湾。

爹是使船击水的好手。沽口湾外风急浪大，鱼厚。天海也敞亮，爹能耍得开。

天光放亮的时候，爹正撒网，看见黑压压的一片铁船，从远处漫过来，海里翻起滔天的巨浪。就在爹愣怔的时候，铁船向爹冲过来，船好大好高好快啊，尖尖的船头，破着海浪，转眼，就到了爹的近前。爹不惧，他站在船头，手攥着渔叉，脑后的辫子绕颈衔在了嘴里。

爹是个鲁莽的汉子，一身硬功，水性也天生的好，外号叫“海豹子”。爹能在风浪中，双手撑着船板，倒空头立着，纹丝不动。爹的渔叉也要得好，海里翻一朵浪花，爹就知道鱼有多大，浪花一翻，爹的渔叉就到了，渔叉向下一沉，爹纵身跃进海里，一煞间，搂着一条大鱼，轻盈地浮上水面。

当铁船排山倒海般朝爹压过来的时候，爹听到铁船上有人哈哈地笑。

爹立眼了，大喊一声，操你祖宗！随着大浪把船尖挑起的一瞬间，爹腾了空，喊声未落，爹的渔叉出了手，铁船上啊的惨叫了一声。

爹的身子在空中向后一仰，翻身入了水。

落雨般的枪声，啪啪啪地响了起来，爹的船肢解了。

爹揽着一条大鱼，掐着鱼腮，在海里漂了两个时辰。

铁船越过了拦江沙，一会儿的工夫，火光陡涨，流星火球漫天飞舞，炮台上冒火生了烟。

爹愣了。战事？

爹一下想到了学堂郑先生讲的老旧的事情。嘉庆年间，倭舟二十余艘，在浙江登陆，攻陷了慈溪府城，杀死知府钱渔，杀伤军民数百人，把府城洗劫一空。

妈的！洋人真的打过来了。

爹咋也想不到，英、法三十只铁船，昨夜就悄然云集在大沽口外，夜黑的时候，十六条小铁船和无数的舢板载着两千洋人，早已悄悄闯过拦江沙，伏在了黑夜里。

天明的時候，三十艘铁船分两路，成蝶形，气势汹汹直奔炮台，一时火炮像流星，震耳欲聋地落在了炮台上，炮墙被炸塌，三合土的顶盖炸飞了。

爹看见大沽口炮台的将士，从海口放出了无数的火船、火筏，顺流漂到洋人的铁船中，洋人轻巧地用小铁船将火船和火筏拨开，大铁船和小铁船就在火船和火筏中间，劈开一条水路，直奔炮台。伏在拦江沙内的舢板上的洋人，在炮火的掩护下，开始登陆。

爹不明白，咱的炮呢？爹看到过炮台上炮，咋不打呢？爹正想着，炮台上的炮响了，隔一时，响一炮，隔一时，响一炮。炮不往敌船上打，都是绕过敌船往海里打。海里倒是热闹，翻一个花，起一柱浪。爹后来闹明白，咱的炮都是装在不能动的木架上，傻瓜一样，只能朝一个方向打，只能照着一个距离打。

爹大骂了一声，操蛋！

炮台守军倒是很英勇，举着大刀喊着闹着冲出炮台，刚出了炮台，洋人放枪，枪声一响，士卒倒下了，爹看见士卒倒下一茬涌上一茬，再倒下一茬再涌上一茬，排排洋枪喷火，排排将士倒地。

爹只觉得身下的鱼在下沉，鱼鳃让爹掐豁了。半人高的鱼，叫爹一脚踹翻，雪白的鱼肚漂在海上，闪着惨淡的白光。

爹上岸的时候，战事停了。

海岸边尸横遍野，血水条条绉绉地流向大海，海水让血淤红了，就有了一海的血气，爹看着血在海面上游动，一层一层黏稠地聚合着，一片一片地浮荡，闪着盈盈的光，像五月的黄蓂，开放着的紫艳的花。

爹的腿有些软，扑通跪下了，一跪下，爹闻到了一滩涂的血腥味，呛得爹眼泪哗哗地流。

爹咋也想不明白，朗朗乾坤，浩浩日月，平和的日子竟遭洋人的炮火。

爹身上一较劲，直挺挺地立了起来。

3

土屋的门虚掩着，黄大一扑，门呱嗒一下开了。

黄大迈过门槛，脚一落地，像跌进了冰窖，一股凉气从脚下蹿上来。

屋里是一团打不破的黑暗。

黄大定睛一看，土炕上有几道光莹莹在闪动，弟弟们围在娘的身边，眼巴巴地看着门前的动静。

娘听见门的响动，看见黑乎乎的人影跌进来，知道是黄大。

娘，点灯啊！

娘哭了。

黄大心里躁辣辣的痛。

娘哭不出声,这是黄大知道的。黄大自记事起,没听过娘的哭声。娘伤心时,就知道流泪,娘的泪水流得长,一流就潺潺地流到黄大的心里,黄大心里就血漫过一样的痛。

这种痛,黄大跟大桂说过。

我娘的性子太柔弱,我向天发誓,不让娘受一点儿屈,谁要敢欺负我娘,我操他奶!说着,黄大梗脖子立眼,拳头握得嘎巴响,像手里攥了把刀。

大桂看黄大的样子怪好笑,说,那怨谁?怨你娘!

黄大说,咋怨我娘呢?你不知道,我娘真是活的小心,娘和爹成亲后,总是青布老衫,大红大绿从不近身。娘不敢当人的面笑,就是笑也是眉眼笑笑,娘怕笑了,爹多心。

大桂说,噫!这全怪你娘长得俏。

黄大说,爹说娘是天爷赏给他的,爹对天地格外的敬重,从不骂天,也不骂地。爹看娘看得紧,连磕灰的老孙,都不让进我家磕灰,爹说老孙奸猾。爹还说,娘是他身上的部件,娘伤着,他就完了。

大桂瞟了黄大一眼,抿着嘴,嘿嘿笑。

黄大愤愤地说,妈的,我娘生生是让我爹管的。

大桂噤了一声,脸就举到了天上,轻蔑地说,你爹是一帖狗皮老膏药,贴在你娘身上,扒都扒不下来,还管呢?天哪!疼还疼不及呢!哼!

黄大嗨了一声,说,我爹那狗脾气,疼也不是好疼!

大桂细细的眉毛飞扬起来,咯咯地笑,问,不是好疼,是咋疼?说,说呀。

黄大急了,说,真的!不哄你,爹一发脾气,娘就哭,我在八百里外就知道。

大桂说,瞎掰!

黄大说,真的!天地良心,我心里搅搅晃晃,有说不上来的滋味。

大桂信了。两眼直直地看黄大,指甲含在了牙间,磨牙似的磨了一阵,说了一句,母子连心!

天啊!黄大听了大桂的话,愣愣地看着疯疯扯扯的大桂,很吃惊,大桂竟能说出这样有性情的话。黄大感动了,他上前拉了大桂的手。大桂的手刚才还是凉的,一攥到黄大的手里,就热了起来,大桂热乎乎的手,在黄大的手掌心里揉来揉去,生把疯疯扯扯的大桂揉的低了头,揉出了一脸女人的妩媚。

母子连心。大桂说的不差。

黄大这是第一次听娘哭,哭声很闷,有颤音,那么谨慎温顺的娘,呜呜咽咽哭出了声。

娘的哭声,真是能把黄大哭死。

娘抽抽搭搭,跟黄大浮皮潦草说了。娘知道黄大懂事了,懂事了,那不能启齿的事,那受辱的事,娘也只是一描,淡淡地一描。

娘有话都是跟黄大说,娘没有说话的亲人,什么事不敢跟爹说,不知道哪句话说的对不对,惹爹生气,何况这样屈辱的事。

娘是精细人,知道这是件让儿孙永世抬不起头的丑事,娘不能瞒着黄大,不能不跟黄大说,黄大是长子,丑事丑事总是事,是事都得叫黄大知道。

黄大听了娘的话,失神地摇头,他觉得娘跟他说话,那眼神那声音,像百事百了,活厌了一样,有一种辞路的感觉。

黄大知道,娘跟他说,是要有个交代,娘是要脸的人,摊上这样的丑事,活比死还难。黄大也知道,爹沾了娘,心小得像针鼻儿,摊上这样的事儿,爹也活不成。他突然感到房倒屋塌,天哪!

家要完了。

黄大徒生悲凉，叫了一声，娘！——！什么也说不出，双膝一软，跪在地上，紧挪了几步，来到了炕沿，死死地抱住了娘的腿。

4

点灯！爹一脚踏进门。

声音震得黄大心里一抽一抽的，像抽筋。

爹知道了！爹一定是知道了！爹的声音里满是杀气。

黄大的身上暴出了冷汗，脊背凉飕飕的。

哪个狗日的快嘴告诉了爹？孙赵氏，不！寡妇失业的孙赵氏是几十年的老邻居，不是多事的人。谁呢？流畅子？流畅子是碎嘴子，放不下隔夜的屁，是她？肯定是她！不是她就是她的儿子哑巴老七，不管是谁，黄大都想扑过去，咬断快嘴人的喉咙。

娘慌慌张张地放下怀里的弟弟，颤颤地点了灯。

灯，豆大。

灯火像濒危的生命一样孱弱，余晖无力够到屋子的角角落落，角落里聚了一团阴黑。

娘盘着腿，坐在炕上，一动不动，她的身影被油灯涂在了乌黑的墙上。

爹到了娘的近前，眼睛贼溜溜地盯着娘，像审视偷人的贼。

娘不敢抬头。

娘像寒霜打过的模样，唇间鼻口像白蜡捏的，有了惨淡的白光。

爹的脸渐渐地靠近娘，像闻娘，鼻翼张的好大，野狗似的闻娘。爹果然闻到了腥臊味，羊尿味，嗅出了浓烈的侮辱味。爹的眼